

陈青云武侠小说专辑

# 鬼堡

●台湾●陈青云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鬼

堡

陈青云武侠小说专辑

上册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号 2 号

## 鬼 堡

陈青云武侠小说专辑

第一辑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新华书店经销 \*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制

\*

开本:787×1092 1/32 总印张:81 字数:1620 千字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250 套

\*

ISBN 7-5378-1452-X/I. 1427

(1 辑—4 辑)总定价:66.60 元(全书共 9 册)

此书如出现错、漏等质量问题由印刷厂负责退赔

# 出版说明

中国的武侠小说溯源远到中唐，历经宋、元、明、清、民国，特别是明清的侠义公案小说的发展，使武侠小说成为中国通俗文学强劲的一脉，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近二十年来，台湾、香港、及大陆众多武侠名家把武侠小说推到了全盛时期，除了金庸别秀一枝，可称武侠小说的霸主外，也涌现出梁羽生、古龙、卧龙生、陈青云、柳残阳、司马翎、温瑞安等名家，使武侠小说吐艳奇葩，异彩纷呈。

本社首次出版发行的陈青云武侠小说专辑系列均授权于陈青云本人之托，此次出版意在进一步沟通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同时也给偏爱陈青云武侠小说的读者以鉴别欣赏。

在此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尽最大努力精读、筛选、以防止错漏，并对原书的章节，内容提示等作了增补，基本上使系列保持了原来的风格。

编者

一九九五年

## 内容提要

《鬼堡》一书是台湾著名武侠作家陈青云作的成名之作。其作品从故事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塑造栩栩如生，皆开创武侠小说的先河，在武侠小说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鬼堡”——血骷髅！恐怖的象征，江湖人谈之色变，闻者惊心，因为不可思议了一个小小“鬼堡”使无数武林绝顶的高手惨死于堡内，“鬼堡”里到底是什么人？这是个谜？一个恐怖的谜？一个永远不易解的谜？

英俊少年韩尚志在与师叔“毒龙手张霖”死别时，了解到被韩家洗劫一空，其父惨死，母改嫁……这都与“鬼堡”有密切的关系，于是他独闯江湖，学艺练成，走上了打开“鬼堡”之谜的生存与死亡之路……

终于有一天他揭开了这个谜。

# 目 录

---

---

楔子	(1)
第一章 白骨堆中话血劫	(2)
第二章 桃阴深处现魅影	(41)
第三章 丐帮风云	(79)
第四章 阴煞	(117)
第五章 千行珠泪滴滴血	(156)
第六章 相逢不识君	(195)
第七章 鬼堡惊魂	(235)
第八章 解穴断玉掌	(275)
第九章 波诡云谲	(315)
第十章 步步惊魂	(352)
第十一章 天伦梦断	(390)
第十二章 惨雾愁云	(428)
第十三章 艰难唯一死	(467)
第十四章 混世魔王	(505)

## 楔 子

鬼堡！

鬼堡！

在武林人的心目中，它无异是死亡之神的宫殿。

一座古堡，屹立在澎湃的江流之中的礁岩上，礁岩三面环水，一面接连陆地。

古堡的大门，对着陆地的这一面，堡门永远是敞开的，现出一个拱形的黑黝黝的门洞，门的上方，堡墙之上，两个见丈大小，怵目惊心的大字：“鬼堡”

血骷髅——

是“鬼堡”之主的标志。

这鬼魔什么形像，迄今无人知，“血骷髅”成了他的代号。

整整三十年，整座武林颤栗在末日的恐怖中，一些江湖帮派，惨遭血洗，数以千计的黑白道高手，被剥夺了生命。

所有血案发生的地点，都以“血骷髅”为记。

血雨腥风，吹遍了武林每一个角落。

“血骷髅”带来的浩劫，在武林史上是空前的。这血红的骷髅头代表着恐怖，死亡血腥、残酷、神秘。

鬼堡——

在武林人物的意识中，不啻是“死神”的居所。

然而——十五年前，堡门忽然关闭了，“血骷髅”也不见出现江湖，整座武林，从末日的恐怖中解脱出来。

一般推测，鬼堡主人可能已经物化，但却无从证实，因为无数想一窥“鬼堡”之秘的武林顶尖高手，有去无回。

谜！一个恐怖的谜！

## 第一章 白骨堆中话血劫

没有星星！

没有月亮！

夜空，一锭墨黑，伸手不见五指。

一阵隐隐的雷声过后，接着是一道耀目难睁的闪电，给这漆黑的大地，带来了刹那的光明！

风，呼啸着掠过原野，带起一片沙沙之声。

就当闪电乍明的刹那——

照见了一条荒芜的乡村道上，一个臃肿的黑影，健步如飞。

闪电再亮——原来那臃肿的黑影，是两个身影的重叠，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背上背着一个中年男子，那少年丰神似玉，而那中年似乎带着重病，奄奄一息，骨瘦形消。

“爹，看样子要有暴风雨了。”那少年喃喃的说着。

他背上的中年人，哼了一声道：“是的，这是个好时辰。”

“什么，好时辰？”

“不错！”

“孩儿不懂？”

“等到了地头，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要拣这么坏的时候出门，您的病……”

“孩子，等会你就明白了，快走！”

雷声震耳欲聋的霹雳过处，电光一闪，豆大的雨滴，洒了下来！

“爹，我们寻个地方避雨？”

“不，快走！”



“可是，您是有病……”

“就是因为我……的病……唉！孩子，别多说了！”

“到韩庄还有多远？”

“快了！转过山环……”

雷声隆隆！

电光闪闪！

狂风挟着猛雨，疯狂的袭击着大地，像是宇宙的末日来临，只有在电光一闪之中，可以看见父子俩在泥泞中一颠一跛的艰难的向前移动。

转过山环，一簇黑蒙蒙的庄院，隐约呈现！

“到了……孩……子……”

少年人加快脚步，奔向庄门。

刚到门口，那少年似已筋疲力尽，放下那中年人，颓废的倚门坐了下来。

电光闪照中，映出一道破旧腐朽的庄门，蛛网层封。

“爹，这是一所废庄？”

“嗯！”

“不错吧？”

“不……错……”

中年人，软瘫在地上，头歪在一边，口里急剧的喘息。

“爹……您……您……怎么了！”

“孩……子……进……去……”

“爹！你该先憩……”

“进去！”

中年人，眼中忽射异光，脸孔一阵抽搐，费力地喝了一声。

少年人，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冷颤，抱起他爹，踏进庄门。

风雨渐止，雷声停息。少年人怀着满腹的疑虑和不安拂草拔涉，慢慢向里淌进，他不明白，他爹爹为什么不顾重病在身，要他在暴风雨之夕，来到这所废庄。

阴森恐怖的阴影，紧压在少年人的心头。

风吹朽腐的窗棂，不时发出咯咯咯咯的怪声，那些廊柱、屋角、蓬蒿，在暗影中，变成了幢幢鬼影。

“爹……………”

“你怕是…………不是…………孩子？”

“不…………我不怕！”

乌云渐散，月亮从云隙里探出头来，惨淡的月光，照着这鬼城似的废庄。

突然——

少年的脚，绊住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不由惊呼出声，全身毛发逆立。

那是一具白骨骷髅。

接着——草丛中、屋角、廊沿……………

两具—

三具—

四具—

全是森森白骨。

少年人止住脚步，浑身颤抖，牙齿打战。

暗夜！

荒庄！

白骨！

加以东飘西荡的阴磷鬼火，构成一幅极为恐怖的画面。

“爹！为什么……………”

“不……要问……进那……居中的……大厅！”

少年显得有些趑趄不前，他不敢想像那大厅之内又是什么一种惨象，他心中有一百个疑问，但一时间说不出口，下意识中，他感到今夜的事，决不寻常。爹爹决不会无缘无故的要他冒着午夜的暴风雨，来在这白骨如林的荒庄里。

那中年人一阵呛咳之后，厉声道：“快……进厅？否则……你将埋恨千古！”

少年人悚然而震，茫然的“嗯！”了声，举步入厅。

厅中，蛛丝密布，霉气扑鼻，积尘盈寸。

在淡淡的月光映照下，显得鬼气森森，令人不寒而栗。

又是一具饕饕白骨，横陈厅中。

那少年忍不住又惊“哦！”了一声。

“放我……下来！”

少年依命把中年人轻轻放落，回首望处，他呆了，像置身一场恶梦之中。

他第一次看到他慈祥的爹爹，脸上出现这种骇人的表情。

“爹……你……”

“我不是……你……爹！”

少年骇然退了一个大步，他想，爹爹可能神志不清了。

“孩子，把那半只……雪参……给我……”

少年惘然的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包，打开来，递与那中年人。中年人放入口中，一阵咀嚼，咽了下去，不多时，精神大见振奋。

“爹，我早就劝您把这半枝雪参食了，也许你的病不至于……”

中年人面上肌肉，不停的抽搐，翻身朝那白骨骷髅，拜了三拜。

少年愈看愈觉茫然，也愈感骇然。

那中年人拜罢之后，枯涩的眼中，已挂下了雨行清泪。

“爹……”

“我不是你爹！”

“您老人家……”

“现在注意听着！”

少年人骇然至极的望着中年人，俊面一片铁青。

“我是你师叔毒龙手张霖！”

少年人心头一震，颤声道：“爹……”

中年人变睛一瞪，打断了少年的话头，道：“我是你师叔毒龙手张霖！”

“师——叔？”

“不错！”

“如此说来，侄儿不姓张？”

“你姓韩！”

少年身躯不由的一晃，这：“姓韩！”

“不错，姓韩，你记住，你的名字是韩尚志！”

“韩尚志？”

“嗯，你父亲叫韩世伟，也就是我的二师哥！”

一片不祥的阴影，立时笼上韩尚志的心头，使他连打了两个寒噤，栗声道：“家父……”

“毒龙手张霖”面目惨厉的朝厅中的白骨一指道：“这就是二师兄的遗骨！”

韩尚志宛若被焦雷轰顶，惨叫一声：“爸！”扑向那具枯骨，登时晕绝。

“毒龙手张霖”费力的伸出手指，点了他数处穴道。

韩尚志又告悠悠醒转，朝父亲的遗骨拜了几拜，凄厉的道：“师叔，这里就是我的家？”

“不错！”

“这满庄白骨……”

“全是家人庄丁，不下二百口之多！”

“仇家是谁？”

“你先听我说，十五年前的重阳日，我带着你师弟来访你父亲，那时你才三岁，你师弟和你同年，少你两个月，师兄弟正叙阔别之际，奇祸从天而降，二师兄把你掷给我，道：师弟，请保韩氏一脉！……”韩尚志目眦欲裂，钢牙咬碎。

“毒龙手张霖”继续道：“那时，我已决心一死，但你父严词托孤，我接受了，在千钧一发之际，我抱着你跃入庭中的古井……”

“师弟呢？”

“他……他……代替你死了！”韩尚志哇的喷出一口鲜血。

“血龙手张霖”瞥了他一眼，又道：“当我带着你爬出古井，全庄已是……不留半个活口！”

韩尚志大叫一声，又是一口鲜血夺口而出，身形摇摇欲倒。

“我妈呢？”

“毒龙手张霖”咬牙切齿的道：“你妈？”

韩尚志心里怦然一震道：“我妈怎么了？”

“你妈叫‘赛嫦娥王翠英’，十五年前武林中第一美人！”

“她没有死？”

“没有！”

“为什么？”

“这是一个谜，她是当日唯一的活人！”

“她呢？”

“孩子，不必问了！”

韩尚志木然的摇摇头道：“不，我要知道！”

“她嫁人了！”

韩尚志全身一麻，道：“我妈嫁人了？”

“不错！”

“她知道我还在世上？”

“知道！”

“她不来找我？”

“我曾带你找过她，我俩险些丧命她手，她声言如果再次碰上，定取我俩的性命，逼得我十五年不敢露面江湖！”

韩尚志狂叫一声，又是一口鲜血喷出，他想不到自己竟然有这么一个毒如蛇蝎的母亲，“砰！”他再也站立不住，一屁股跌坐地上。

“她不打算为全家报仇？”

“连亲生儿子都不要了，还谈什么报仇！”

“有一天，我……我要杀她！”

“什么，你要杀你母亲？”

韩尚志双手掩面，嘶声嚎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母亲？天啊！”

“孩子你总算成人了，恪于誓言，我不能把本身所学传给你，这十五年来，你已扎稳了内功根基，只要遇到明师，不难大成，现在，你可以走了！”

韩尚志一抹泪痕，骇然道：“师叔，你说什么？”

“我要你离开！”

“要我离开？”

“不错！”

“师叔您呢？”

“我偷生了十五年，完成二师兄所托，现在我该追随二师兄去了！”

韩尚志双膝着地，爬到“毒龙手张霖”身前，悲声道：“师叔，您……”

“孩子，这是师门家法，你不懂！”

“不！师叔，您不能……”

“孩子，这是命！”

“侄儿完全不懂？”

“你毋须要懂。”

“师叔舍子全命，恩育十五年的大恩，侄儿粉身难报……”

“废话！”

“我决不能让您……”

“你要我做师门叛逆？”

“师叔总得要说出原因？”

“不能，这是师门戒令！”

韩尚志愈听愈茫然，他半句也听不懂师叔的话。

“师叔，仇家是谁？”

“不必问了！”

“嗯！”

“为什么？难道……”

“毒龙手张霖”双目电张，厉声道：“记住：第一，不许对任何人提及身世来历，第二，不许收埋遗骨，第三，不许报仇！”

韩尚志悲声道：“师叔，您在说些什么？”

“这是严令，不许违背……”

“师叔，您的神智……”

“胡说，我好端端的！”

“为什么不许报仇？”

“不要问为什么，你父泉下有知，必然首肯我的说法！”

“侄儿请问师门？”

“往者已矣，你不知道最好！”

“请问我那蛇蝎其心的母亲改嫁了谁？”

“天齐教主！”

“天齐教主！”

“不错！”

“天齐教主是什么样的人？”

“这问题恐怕很少人能回答你，天齐教主是当今第一大教，傲视整座武林！”

“师叔，侄儿一直不曾您谈及师叔母等……”

“毒龙手张霖”眼中掠过一抹怨毒之色，随即又变黯然，道：“和你家遭遇一样！就在我离家后的第三天！”

韩尚志哀伤过度，心神已呈麻痹状态，闻言之下，只微微的一震，他无法想像师叔“毒龙手张霖”对他所说的一切，这些话，既不近情，更不合理。

为什么韩张两家全遭血洗，而他不许报仇，不许收骨？

师叔口口声声说师命，那代表了什么，难道这血案与上一代的师门有关？

师叔为什么不肯说出师门？

十多年来，一直以父子相称，稳居僻怀……

心念未已，只听“毒龙手张霖”悲呼一声：“师父，弟子偷生十五年，今日才能全师命！”



“扑！”的一声血光迸现。

“毒龙手张霖”已自碎天灵。

※ ※ ※

韩尚志木然的看着这一幕，没有泪，也没有声，仿佛一切都已离他而远去，他自己也不再属于自己，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灰暗、阴森！

他像是置身另一个世界之中，虚无、飘渺。

张师叔自绝了，说是全师命，为什么？

不许道身世！

不许收埋骸骨！

不许报仇！

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千古未有的惨案呀！

夜尽了！

天明了！

一抹阳光，从窗棂照进厅堂，照在新尸和旧骨上，韩尚志从极度痛苦的情态中苏醒过来，惨酷的现实，又啃噬着他的心灵。

突然——他看到厅壁上有一个红色的暗影，似绘着什么标记，当下用手一拂拭，登时为之一窒，壁上绘着一个血红的骷髅头。

这“血骷髅”代表着什么？”

是仇家的标记！还是父亲生前绘上去的？他无法了解。

“我要报仇！”

“我要查明真相！”

他歇斯底里的狂喊着冲出庄门。

他像游魂似的踉跄在道上。

他做梦也估不到自己会有这么一个惨绝人寰的身世。